

「我圓我夢」

殘疾人士的藝術創作之夢



姜偉佳在寫書法。

姜偉佳：從肖像思考內心世界

患有肌肉痙攣症而在東華三院10年的姜偉佳雖然是近兩年才開始有每周固定的規律習書畫，卻其實自小便對書畫很有興趣。他早年便已喜歡看香港本土漫畫家的漫畫書，之後漸漸對西洋畫中的寫實技法產生興趣，而莫奈等畫家的印象派個性也令他產生了頗大觸動。保持作畫的習慣，對他而言無疑是對生活的充實和基於個人興趣的藝術學習過程。他喜歡畫人像，主要作品大多為院友的肖像。他說自己「喜歡人的表情」，也願去思考人的內心世界。「一起生活的院友各有獨特的表情，畫他們是有趣的。」畫的過程，亦是交談、分享經歷與生活經驗的過程。而畫自己最為熟悉的人，表情才能拿捏得更到位。

《盼望》、《忍耐》和《沉思》是他今次參加拍賣的三幅作品。三幅肖像畫雖表情有異，卻有着同樣的沉靜與內斂。《盼望》，是探尋身體上如我一樣有缺陷的患者的內心世界，以他們的角度設想，是否會希望盡快康復。《忍耐》畫的則是一位患有柏金遜症的病人，反覆病發的過程中對情緒的克制。我坐在他對面，捕捉下了他的表情。」而《沉思》，則是所有殘疾患者臉上都會出現的共同表情——他們陷入沉思，思考自己的過往、現在與未來。這種具有共鳴的沉思，有種同病相憐的意味在其中，但又並非甘於向命運示弱。沉思是為着梳理生活的百轉思維，更好地面對現在的自己。

東華三院內部的「藝術公社」，成立時間雖只有兩三年，卻為復康者提供了一個得以展示自我的絕好平台。通過在畫社中習畫、作畫，與人切磋，生活中的不便反而成為產生激勵作用的自我推動力。儘管由於行動不便、難以駕馭、把握大幅作品，畫作通常都在兩張A4紙尺幅內，但姜偉佳卻認為這不過是小小遺憾。「本身只是當消遣來做，想不到會有這麼多人來關注自己的進步。」對他而言，有這麼多人來看自己的畫，已是達成了夢想。

因為「被人欣賞的感覺好實在，而能夠準確捕捉記錄下身邊人的表情，也是創作所帶來的滿足感。」



■姜偉佳《沉思》



■「我圓我夢」殘疾人士展藝拍賣

誰人心底會沒有夢想？誰人又能不渴望自由地感受世間種種色彩？在為弱勢社群提供機會的信念下，東華三院與富得拍賣行促成舉行的「『我圓我夢』殘疾人士展藝計劃」，透過包括捐款、專業拍賣和公開展覽在內的一系列活動，讓大眾得以認識及欣賞殘疾人士的藝術才華及作品。這項計劃為期3年，今年率先從東華三院轄下的藝術廊「愛不同藝術」內15位殘疾藝術家當中，選出80多幅畫作及書法，印製成畫冊，更於日前將當中30幅優秀作品進行公開拍賣，拍得所有款項將主要用以協助殘疾人士自力更生、建立自信心及自我形象。創造這些作品的藝術家年紀、背景不一，卻有着對藝術的共同夢想，並能從創作過程中建立自信以及表達對生活的樂觀思想。像是從小開始自學繪畫及書法的姜偉佳，或是患有大腦麻痺、但年輕時曾代表香港隊參加傷殘人士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張加祥；他們對藝術堅持不變的信念，令我們看到了心懷夢想即是一種最堅實力量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

梁少華：畫鶴感受真善美

梁少華的每幅作品，不單只是畫完就算圓滿收場，更要在旁邊題寫下簡潔的詞句作為說明。譬如他這次參加拍賣中最溫情動人的一幅《團敘》，便是一個美滿團聚的仙鶴之家。團敘兩字觀在旁邊，十分簡明扼要地令人領會了畫中含義。已年屆80的他雖患有青光眼、對色彩的辨識度未能如常人那樣敏銳，卻能靠着多年沉澱下的生命經驗，豐厚畫作的內涵。他戲謔自己「人活七十古來稀」，既然有繪畫的能力，自然要物盡其用不留遺憾。「技能如果不用是會廢的。」生老病死是人世的客觀規律，然而在世為人一日，便要保持良好的心態，去看、去感知生活中的溫暖。

年輕時沒有機緣拜師學畫，除了小學上過一陣圖畫班，便是來到東華後，在大量的閒暇時間中開展出了人生新階段的新興趣。從1998年至今，儘管記憶力在退化，但繪畫的熱情卻反而與日俱增。少華笑言自己「喜歡畫很傳統的東西，就像喜歡用毛筆寫字這樣古樸的方式。」他寫過一幅名為《自嘲》的毛筆字，戲稱自己「橫眉冷對千夫指」，只願堅持做自己認為是對的事情，但卻更偏愛以水彩畫的形式，去觀現實、自然中的和諧美好。

「喜歡畫畫，因為能舒緩內心的負面情緒，忘記許多不高興的事。」他說在如今這個人與人間情感交流相對冷漠的現實社會，人際交往儘管疏離，卻也仍有許多可以被發現的熱情關懷。書畫世界中營造的是人內心的動人幻想，而身處環境中，東華醫護人員交付的懇切與耐心，也令他心懷感激。「我年齡大了，過去會很容易發脾氣態度很粗暴，但現在通過畫一些柔和、恬淡的畫，我想自己性格中的棱角都在變得圓融，懂得了凡事多留餘地給別人。」畫仙鶴自然是因着內心熱愛自由的本性。「這麼多年來，我做過太多行業，也見過太多人事，但到頭來，當看到自然生靈能自由嬉戲在天地之間、享受闔家歡聚的天倫之樂時，還是能感到這才是人世間的最大美事。」



■梁少華在作畫。

■梁少華《團敘》



張加祥：飛鳥代我看世界

自小便患有大腦麻痺的張加祥，年輕時曾是一位乒乓球健將，更曾代表香港隊參加傷殘人士奧林匹克運動會。下肢退化後，他的語言能力日趨完全喪失，然而當肢體不再能承載起夢想的重量時，他轉而向繪畫層面發展，以內心的細密體會，畫出雀鳥每根羽毛的細緻紋理。

最初，除了畫紙外，他幾乎在一切可以畫畫的地方畫下自己對生活的感受，譬如用牙膏在廢紙上作畫，甚至在果皮上發揮靈感，生活中的每樣物品都被他塑造為藝術品。醫護人員看到他不停地動手畫，腦中也有頗多創意，便慢慢引導他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」將各種顏料呈現在他面前。然而面對色彩紛繁的多種選擇，他卻獨愛用原子筆畫黑白畫，且大多只畫各類雀仔。院內「藝術公社」的成立，更給了他自由發揮施展靈感，專注於自己所想而畫的空間。觀看他的作品，便能感知到牠是一個對事物觀察得極其入微、重視細節的細心人。他畫的《老鷹王》，是先從毛髮開始，之後眼、喙、從頭至尾的厚重鳥羽，要一筆一筆勾勒得一絲不苟。

雀仔代表了張加祥自由翱翔於天地間的未圓夢想。他熱愛生活，更以十足的耐心去勾畫出自己所嚮往的無拘無束人生。仔細觀看他畫的鳥，我們會發現其中筆劃控制的力度，需要極其精確；他在其中花費的功夫自然不言而喻。那麼為何這樣執着地去捕捉鳥的形貌？加祥在紙上寫下了這樣的自白：「將自己代入鳥的身體，讓它替我看周圍的世界。」雀仔如此輕靈，正如他所希望成為的那個自己。從動態的體育項目轉到靜態的作畫，他並不會感到從煩囂中退守清淨而有所失落，反而是一種更沉靜面對內心夢想的過程。而事實上，對於是次參加拍賣的每一位殘疾藝術家而言，亦有着與張加祥同樣的夢想，以我手觀我心，以我筆圓我夢。他們創作過程的最大欣慰，便是能獲得更多人的認可與喜愛，接收到四方更多的積極回饋，以激勵他們在前路上走得更遠、更堅定。



■作畫中的張加祥。



■張加祥《老鷹王》

「Kinect親子樂計劃」揭示怎促親子關係秘訣

近年社會愈來愈着重如何維持一個健康和諧的家庭，更經常強調親子樂的重要性。據早前公佈的調查發現，過半數天水圍區內婦女的自我評價較低，而關鍵其實在於如何建立天水圍媽媽的自信心，繼而促進其親子關係。有見及此，微軟Xbox 360，特別與香港婦聯合作推出為期3年的「Kinect親子樂計劃」，由婦聯代表及天水圍家庭親述區內實際狀況，並邀得專業遊戲治療師督導，探討現今普遍港人對親子遊戲的謬誤及剖析影響親子關係關鍵，亦分享了港孩眼中「好媽媽」的五大要訣與促進親子關係的「黃金三式」。

早前的調查顯示，過半數天水圍區婦女自我評價較低，認為自己並非一個「好媽媽」。香港婦聯社會服務部主任謝永恆表示：「現時天水圍人口約28萬，大部分婦女教育程度偏低及社交網絡狹窄，從而積聚壓力及產生憂慮；當中有不少更為口奔馳，忽略了與子女的溝通及親子時間。雖仍有不少天水圍婦

女屬全職家庭主婦，但由於家庭成了她們生活的全部，特別是親子關係成了她們的自我評審價值，然而在不懂得處理親子關係的情況下便造成了生活障礙，繼而出現信心危機；錯用權威式管教方法，造成親子關係的惡性循環。」

生活在水圍的羅太，由於丈夫是家庭經濟支柱，照顧及管教十歲兒子的責任便落在她的身上，但因學歷不高，在教導兒子學業上經常面對挫折，並常為此問題與丈夫起衝突，加上與兒子溝通不理想，故常出現衝突，令她產生莫大的壓力及自卑感。而另一天水圍家庭黎太同是學歷不高，亦因家庭經濟環境不佳未能給予子女較好生活而常感自卑，不懂與兒子溝通的她更常因督促兒子做功課而演變成衝突，令雙方關係惡化。

要改善不理想的關係，便要學習正確的相處方法，良好的親子關係以及與子女相處的時間是相輔相成的。臨床心理學家及美國註冊遊戲治療督導師



■「Kinect親子樂計劃」



■「親子遊戲時間」能促進親子關係。

潘敏兒博士指出：「一般港人父母與子女相處時間非常有限，而對親子關係的相處亦存有誤解，例如不少香港家庭很喜歡以考記憶的問答模式與小朋友作要樂遊戲，盲目認為壓力式的考試提問，及記憶力遊戲能一方面對孩子學習有益處，又能當作親子遊戲時間；甚至有父母認為陪伴子女身旁，自己看電視，小朋友則在玩耍，也是『親子遊戲時間』。」潘博士亦借天水圍家庭的真實個案，利用親子之間的十大精要問題，呼籲港人父母應多加注意及重視日常與子女之間的親子時間及質素。她續稱：「只要充分運用『親子遊戲時間』，投其所好，便能促進親子關係。」

潘敏兒亦分享了港孩眼中的「好媽媽」之五大要訣，分別是「多信任」、「多聆聽」、「共要樂」、「不強迫」及「易親近」。但能夠做到「好媽媽」並不足夠，更需要採取促進親子關係的「黃金三式」，分別是「保持溝通」、「與時並進」及「收放自如」。

■文：Jasmine